

洪洞縣志序



楊人曰古稱不朽之物傳千百禩而不磨者邑志是已紀故實垂監戒示信後世哀然一古史之遺也視史疏節加詳焉謂邑史非歟邑故無志有自嘉靖甲寅粟山王侯始時創修無一襲夫事無襲則難

嗟呼王侯實當其難為邑樹不朽於其始去今且一世越矣其紀載之遺事變之更率有之補緝有待時邑侯關中鴻齋喬公實任其事蒞治越四祀於政熙民和暇嘗取王侯舊所為志閱而慨焉則銳意搜訪為邑樹不朽於其終雅哉

志詳而有體博而精要遠而近
總歸於實而大書曰分注論說發
居然綱目義例故觀輿地田賦
興革攸存觀官司人文而感發具
在秩祀食貨事神治人之道備武
備禱撰除戎博物之理談仰稽作
者信無愧於三長昭鑒來人容可
缺乎一覽允可翼

國史而垂不朽矣於戲晉太公之用
心動矣哉雖然公之樹不朽福桑
梓不但此也城池甃甃為之首倡
夫役偏苦為之建白蓋當家食時
已然迄今洪人戴德無涯茲屆耄
耄秉筆邑史風俗政教利賴無窮

而文章筆削直足以追班馬而雄
述作之林固天所以篤元老而植
一方文獻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公諱銜載自序不贅邑宰先躍州
喬鴻齋公今沙河胡一齋公慮始
樂成咸功於志者序併書云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
侍郎前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應天四川兩處地
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絳陽後學
孫光祜謹撰

洪利縣志

八前序

三



也一日率學師生抵余舍以不朽者屬不穀不知其為寡昧衰朽也不穀以寡朽辭侯曰是桑梓不朽之托無固辭迺獲已始忘寡朽為之采輯蒐往籍稽故典志故可因者因不病於襲新可入者入不嫌於增立網列目倫序秩然諸網

與目故無叙論義多未瑩則僭如左俾邑故實編次在志者義則昭然則侯意也侯意淵淵淵矣非寡朽所能悉亦豈不盡其愚耶迺其才識固陋則然而采輯則不敢畧盖多得之諸學彥云是志也肇於萬曆癸未仲冬訖於乙酉仲春

幸就藁揣多䟽漏私竊負愧重若
丘山若曰為邑樹不朽以詔後世
竊比二侯則不殺豈敢

時

萬曆乙酉仲春上浣之吉

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前戶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奉

陝西通志

序

勅監督山東河南兩省

國儲致仕七十七翁林下野迂邑太
冲晉朝臣序

汝州縣志序

余往負尚友之志嘗憾邑無誌鄉士猶弗盡知無從論其世也及任欲脩之屢有兵民之寄弗遑今年轉官撫民汴南省歸值邑侯王君修政之暇屬余與二三耆舊語時彥及學博宋君議修之廼因其舊

本叅諸輿論剛纂據實畧有次第余廼南發閱月始竣編既就禮樂名物山川土田秩然具備而人生其間前有皋陶氏後有韓忠定公誠足為余邑重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我

東晉梅庵公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只養得韓貫道者是臯陶生豈
以開後五百年作聖之期忠定
生於斯以際前百五十年養士之
效也猗與盛矣是地霍嶽屏峙於
東北逶迤起伏接於玉峰左九筭
右汾水山川秀麗草木茂盛隸

陽又唐堯故都蓋稷翼產玉鈞
出珠敦郊遊麟元扈舞鳳言各繫
其地也豈聖哲之生而徒也哉雖
然聞地以人重矣未聞人不足稱
稱其地者也故有德重鄉閭忠表
朝著功垂寰宇慶衍苗裔以宣徽
而據美則人述之曰某又某也山

焉否則為豎氣為羸習為浮行斯
虛鄙矣將夷跖同歸貞淑蒙冶容
之侮也可不深懼乎故曰地以人
重方今

堯舜在上道法並隆余邑仕者如明
允作士種德懷民謨明弼諧俾其
君成從欲之治則見而知之者豈

與臯陶氏埒以侯聞知於方來
國家百五十年始養成韓公時龐洽
漸摩淪浹

聖化又四十餘年於茲矣願與凝鏡
養浩以修弘大君子勿令忠定公
專美於前也是則重其地矣使後
之採風集賢者求其人於

外此誌益有光也惟余邑其最勗之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河南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奉

勅南陽撫民兼分守汝南道邑人白
石劉廷臣撰

洪洞縣志序

洪洞隸堯封屬冀州當實沈之次
背霍面澗箕山東峙汾水西遶山
川形勝草木天喬甲諸三晉固一
方之雄也人生於斯者如臯陶之
明刑蒞教師曠之諫本仁義郅中
郎之直諫面折孫郎中之遇賊代

毋韓忠定之搏擊權奸衛太守之
清苦一節李同知之孝友天成許
御史之臺望老成宦於斯者如叔
向之禮信為國李周之築堤防水
劉徽柔之廉明第一王或之查免
租稅浦竹塘之抗章力諍時雖有
先後位雖有崇卑德雖有大小要

之皆能昌明聖教裨益

皇風以各鳴一代之盛者也子貢所
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地靈人傑物未咸
備猗與休哉獨邑誌久為缺典庚
戌予叨領邑務即有志斯舉適見

對霍李公舊所為抄本欲搜諸梓
而未之逮也越三禩廢墜舉官少
事乃禮延鄉俊費翰館于玉峰道
院再加修飾裒繁益簡循名核實
彙成一家之言精緻明暢蔚然可
觀越月而帙成當刊以傳之四方
竊惟日月星辰天之誌也山川草

水地之誌也典章禮樂人之誌也
仰不觀象於天何以上律俯不察
法於地何以下襲中不效法於人
何以成化是故星有定列野有定
分天道備矣山川真表疆域土產
地道備矣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人
道備矣然則是誌也固天文地理

人事之紀也嗚呼三才備吾道其
昌乎關係豈小小哉是故生於斯
處崇德修行砥名礪節宦於斯也
敦本尚實濟民利物上求不負
國家作育之盛典下求不孤生民仰
賴之素心昌大休明洪濶遠到以
共衛斯道於不墜仰惟前哲人是

若慎母曰古今人不相及則作誌者亦與光焉

大明嘉靖三十三年秋九月之吉山
西洪洞縣知縣關中栗山主人王
業序

洪洞縣志序

洪洞北吾絳道里二百如省達京
路又由之余自對公車歷宦遊往
來屢經其地山川城廓風氣人文
未嘗不嘆為平陽之雄也一日邑
宰胡公使使持邑人晉太公所為
志示余且囑序焉余披閱之自輿

地至襍撰凡八卷邑之古今事跡
如指諸掌蓋向之所經不為無實
之空見而所不及見者亦炯然心
目間矣於私衷良厚快焉與惟邑
之志猶國之史聞今以前千百世
之典故豎今以後千百世之章程
不有良史才奚以傳不朽吾觀斯

洪洞縣重修志序

客有過蕭伯子問焉縣之志猶國之史乎曰然志之體猶史之體乎曰否何以故曰史罔羅列國其勢不得不疏節而濶目志則異矣一郡邑之事不備具則不徵也史昭勅炯戒其勢不得

不彰善而懲惡志則異矣聚父兄之族不掩瑕則不厚也史上下令古其勢不得不詳人品而畧地利志則又異矣辨方物之官明疆界之等不區別則不覈也故曰志與史其義同其體異也乃茲見晉先生志洪洞

於志者云詞擘以麗綱目爽以
朗猶無論論其鉅者邇沿革之
錄不啻指掌鑿鑿乎徵也紀景
行之思有如親炙恂恂乎厚也
謹土地糧額之載毋俾僣濫
茲乎覈也其它挈今昔之鑿晰
經緯之章審筆削之規定網維

之則颯颯乎大觀也哉謂之深
于志固宜余聞之晉先生素博
雅仕而不畫用而以其餘洩之
志又以其餘寄之嗣人家君大
中丞公佐銓衡典戎務所在為
國家樹經世之業即季子別駕氏

在光祿別擊而興利舉庖奇一

能聲大著本之非以得於庭訓者深乎夫人獨晰用之為用而未睹不用之用所貽者遠也曷於晉先生茲志徵焉客曰子史也宜其辨於志也嗟嗟余職則史求所以為史者茫如也睹斯志且爽然自失矣

萬曆辛卯仲春幾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脩撰

國史承務郎管理

誥勅記注

起居

送送講官 陽蕭良有撰